

议 员

三幕讽刺喜剧

〔南斯拉夫〕努希奇著

侯华甫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Бранислав Нушич
НАРОДНЫЙ ДЕПУТАТ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6 年版译出

议 员

〔南斯拉夫〕努希奇著
侯华甫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4,000
1985 年 2 月第 1 版 198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100 册

书号: 10188·544 定价: 0.56 元

第 一 幕

叶夫列姆·普罗基奇家的一个房间。舞台右首和深处有门。左首开有两扇窗：窗上挂着干净的窗帘；窗台上放有几盆鲜花。两窗之间放着一张铺着毛毯的躺椅；躺椅两边各有几把漂亮的椅子。躺椅上方悬着一块镶有镀金框子的大镜子。舞台左首深处有个大铁炉子；炉子从走廊里点火加料。炉子和房门之间有一个五屉柜，柜子上有一只花瓶、一只大台钟、几个糖果盒、几张镶在小镜框里的肖像和几只小石膏像，以及其他零零碎碎的小摆设。五屉柜上方悬挂着叶夫列姆和巴芙卡两人的铅笔素描。沿着右边墙壁，从舞台前部到房门处放着三个低矮的、带有板阁的架子，上面放着茶碗、玻璃杯和其他的器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铺有台布的桌子，桌子周围放着几把椅子。桌子上方悬着一盏大吊灯。

这是一间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外省小城市风格陈设的房间，在其陈设中表现了女主人去贝尔格莱德走亲访友时多多少少学来的一套风尚。

第 一 场

巴美卡,达尼查。

巴美卡 (从右门上,发现房间里阒无一人,即走向房间深处的门,朝走廊里叫喊)到这儿来!听见吧,我在跟你说话呐,到这儿来!

〔达尼查上。

你又去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一千遍,叫你千万别到那儿去嘛……

达尼查 我的上帝,妈妈!……

巴美卡 瞧你的,又是“我的上帝,妈妈!……”我不愿意你到那儿去。在那儿你没有什么好干的,就是这样。

达尼查 我好象觉得有个花盆掉了……

巴美卡 花盆掉了,哼!你就再没有觉得什么别的!为什么我就没有觉得花盆掉了呢?

达尼查 (自言自语)可是要知道……

巴美卡 你在说什么?

达尼查 什么也没说呀!……

巴美卡 你听着!我的妈妈为人正派,没有给自己拖过尾巴,我也一样,因此我决不允许你拖尾巴!决不允许,明白吗?

达尼查 我的上帝,妈妈,是什么样的尾巴呀?

巴美卡 什么样的尾巴，你心里清楚。等着人们来怎么议论你吧……

达尼查 唉，又是人们！

巴美卡 当然是人们喽！

达尼查 可米查·安基契娃呢？难道她没有一条长尾巴吗？
那又怎么样呢？她不是照样出嫁了吗？

巴美卡 可我不想让你拖着一条尾巴出嫁，你明白吗？难道你再也记不起别的什么人来，就只记得一个米查·安基契娃！可你为什么就想不到罗查·亚尼契娃呢？一个多么标致的姑娘，可结果又是怎么样呢？人们开始对她说三道四，把各种各样的污水往她头上泼，弄得她没脸见人，直到今天还待在家里，度日如年地数着光阴哩……

达尼查 数着光阴，那是因为她没有什么好数的……而要是有钱的话……

巴美卡 即使有钱又怎么样？我的上帝，要是人们开始造谣中伤的话……

达尼查 他们干吗要造谣中伤我呢？

巴美卡 那是因为你每一分钟都好象觉得花盆掉了……他可是个青年小伙子哇！

达尼查 我知道，但这完全是另一码子事！

巴美卡 决不是另一码子事，恰恰是一码子事。要知道，他至今没说过一句肯定的话。仅仅是他的姑妈跑来过两三次，东拉拉，西扯扯，问长问短地打听你有多少陪

嫁……仅此而已。光是不着边际的空谈，再没有别的了。我甚至对你父亲都没说起过，我何苦要对他放空炮呢。

达尼查 这不是空炮。

巴美卡 为什么？

达尼查 我知道，不是无谓的空话。

巴美卡 你知道？也许是他对你讲过了？主啊，错在自己。没有可怪罪的人，错全在我自己……

达尼查 你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巴美卡 我真是不幸，要知道，这统统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名堂。我老是想到节省开支，老是说：“叶夫列姆，租掉两个房间吧；我们五个房间多了，我们干吗要五个房间呢？”可如今你瞧！住进一个青年小伙子来，可你家里有个黄花闺女哇，如今可得伤透脑筋喽！

达尼查 横竖一个样，不是他，别人也会住进来的。

巴美卡 当然是会住进来的，但是要知道，有可能住进来一个有家小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说了半天……你听进去了没有？哪怕是所有的花盆统统掉下来，你也绝对不许到那儿去！可我为什么要把花盆放在走廊里呢？今天就叫姆拉金把它们搬到厨房里去。

达尼查 哼，竟然把花盆放到厨房里来！有人敲门。请进来！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西马·索基奇。

西马 （在门口）白天好！

巴美卡 白天好！

西马 主人在家吗？

达尼查 不在！

西马 你知道，我想……你是他的妻子吧？

巴美卡 是的！

西马 你要知道，我想求他点事儿。听我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为我说说情，告诉他，看在上帝基督的份上，我恳求他，让他别再指控我啦！固然事出有因，不然的话，也没必要来求他啦！告诉他，就说西马·索基奇来过，就是为了老婆的事受到指控的那个人。

巴美卡 （惊讶地）为了老婆？……（划十字）你说什么来着，朋友，难道我的丈夫为了你的老婆在指控你吗？

西马 告诉他，我这个人没有过错。只打过一两回老婆，仅此而已。打了她的人就不是丈夫了吗？

巴美卡 我有点糊涂了，你是在说些什么呀？

西马 你要知道，我的老婆跑掉了。说是我打她。没有的事，我没有打她！自然，难免发生过吓唬吓唬她的事，嗯，也曾经象丈夫应分的那样打过她两回。但是可

不能把这说成是手段残忍啊！可如今她却说：她厌烦了，因此离开了我，好象要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可不是嘛，真是个娘们儿的脑袋，直接找到了律师头上。而现在你的丈夫指控我犯下了滔天大罪，象在山上追狼似地追我。

巴美卡 （松了一口气）啊哈，原来是这么回事！

达尼查 你走错了门。律师不住在这儿。

西马 那么住在哪儿？

达尼查 喏，那边，第二个门。咱们走吧，我指给你看。

巴美卡 不许你指给他看！（对西马）是在这儿，在这条走廊里，只不过是另一个门。

西马 唉，对不起，我看过门牌，还以为……照你这么说，是另外一个门，是吧？

达尼查 是的！

西马 唉，谢谢，原谅我！（下）

第 三 场

巴美卡，达尼查。

巴美卡 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把“律师”或者“律师在此”的牌牌钉在自己的门上，再画上个手指头（比划着通常画在牌牌上的食指），也好让人们不老是一个劲儿地跑到我们这儿来！人们为什么来呢？

不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我心神不宁罢了。

达尼查 可不是嘛，我们家大门上是有牌子的。

巴美卡 大门上有，可这儿没有。要知道，叶夫列姆早八辈子就关照过他，叫他在这儿挂个牌，可他却老是……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叶夫列姆。

叶夫列姆（忧心忡忡地上，口袋里塞满了报纸；上场时，示意巴美卡，让她把达尼查打发开，而把自己留下来）

巴美卡（当即心领神会，转向达尼查）去给你父亲端杯咖啡来！

〔达尼查下。〕

叶夫列姆（略经静场之后，静场时露出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个……巴美卡……我要通知你一件重要的事……

巴美卡 可我要跟你……

叶夫列姆 你先等一会儿嘛！我要告诉你的事远为重要得多哩。你知道，我早晨走过广场……

巴美卡 正好有人在开追悼会。那又怎么样呢？

叶夫列姆 你别来打断我！……你瞧，这不又得从头说起啦。你知道，我早晨走过广场，长官先生走到我跟前，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

巴美卡 啊，我知道，是选举的事……

叶夫列姆 别打岔，是什么样的选举？

巴美卡 难道你不记得啦？去年公社选举之前，长官先生也曾经把一只手放到你的肩膀上。

叶夫列姆 不，这里讲的不是那码子事。他不过是问问我，“喂，事情怎么样，叶夫列姆？”

巴美卡 这不是正象我跟你说的吗？选举的事一挨近，他就问你：“喂，事情怎么样，叶夫列姆？”（看见他身上的报纸）不过，我问你，你的口袋里是什么时候塞满报纸的？

叶夫列姆 这没有什么用意。

巴美卡 不是没有什么用意，叶夫列姆。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几根肠子。当没有什么用意的时候，你就去咖啡馆，喝咖啡，读读报纸，要不然，压根儿不读报，光是浏览一番报纸的标题。可一俟事情涉及到选举，你的口袋里就塞满了报纸，一头扎在报纸里，把店里的生意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

叶夫列姆 唉，唉……你又要求过高啦！

巴美卡 我在什么地方要求过高啦？这个时候你跑回家来干什么？到中午还早着呐！

叶夫列姆 你要知道，我是回家来读报的。邮差来过了，可店里闹哄哄的，吵得够呛，没法子读报。

巴美卡 你瞧，我说的就是这个嘛！为了读报纸，竟撇下店里的事不管！叶夫列姆，我直截了当地对你说吧：选举一开始，我简直就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哩！

叶夫列姆 这还不至于吧！你干吗要两眼发黑呢？

巴芙卡 好一个干吗。我对这码子事不随心。得啦，你要是跟其他人一样该有多好。选举的时候一到，跑到选举站，投上一票，就万事大吉！不，要知道，你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无论是店铺，无论是家庭，都引不起你的兴趣喽。

叶夫列姆 嘻，你这么说是毫无根据的。最好还是去给我准备咖啡吧。你知道，喝咖啡的时候，读起报纸来尤其令人感到优哉游哉。

巴芙卡 （准备下场）好吧，叶夫列姆。不过，你得知道，选举期快到了，我可是不高兴的！（下）

第五场

叶夫列姆，达尼查。

叶夫列姆 （从口袋里掏出报纸，放到桌子上；坐下，卷纸烟，点燃，打开报纸，浏览起来）《说几句选举前夕的话》。
（下文默读）

〔达尼查端上咖啡，放到桌子上。〕

得，既然你来啦，看在上帝的面，那就念给我听吧！我有点不大清楚。（把报纸递给她，指出需要念的地方，自己则站起身来，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边倾听着）

达尼查 （坐到椅子上，读）“社会的发展总是在种种方面取

决于个别人的努力和功勋，假如这些功勋与社会的需求和社会的合乎潮流的倾向相符合的话。”

叶夫列姆 怎么也闹不清楚他写了些什么，但是看得出——写得很棒。

达尼查（接着往下读）“一个合乎潮流的社会，力求彻底消灭以偏见和不道德的原则为基础的保守制度，而根据这些偏见和不道德的原则，个人的利益则被置于社会利益、团结精神和权利平等之上……”

叶夫列姆（自言自语）好样的，这些新闻记者真是才智过人。他们自己写，自己读，自己心中有数。（大声）这篇文章叫什么来着？

达尼查（读）《说几句选举前夕的话》。

叶夫列姆 这不！就标题而言，选举近在眼前已是一目了然的事啦，那干吗还要罗里八唆写得这么多，选举的事才是主要的哩。即使用另一个标题，反正我们自己也知道选举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也就根本不必要通过报纸来跟我们打招呼。好吧，再翻上一页。

〔达尼查翻过一页。

有些什么？

达尼查（读）“露西亚^①。”

叶夫列姆 略过去！

达尼查 “英国。”

^① 俄国的古称。

叶夫列姆 把英国也略过去。瞧一瞧当天的新闻。有没有哪一位前任的部长在宫里？你知道，因为只要前任的部长们一进宫觐见国王，你要记住，这就意味着要发生危机啦！

〔达尼查浏览着报纸，默读着文章的标题。〕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伊夫柯维奇。

叶夫列姆 啊，伊夫柯维奇先生，是你吗？进来吧！

伊夫柯维奇 （对达尼查）我是来表示歉意的。我的那些当事人又给您添麻烦了吗？

达尼查 是的。刚才还有个可怜的人抱怨您象追捕狼似的追他哩！

伊夫柯维奇 嘻！有什么法子呢！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的嘛。不过，今后再不会给您增添麻烦啦。（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律师”两个字）您作为主人的一跟我讲，我就立即订制了这块牌子，不过是眼下刚刚收到罢了！

叶夫列姆 那就好哇！好生把它钉在自己的房门上，那样你的当事人就会更快地找到你喽！

伊夫柯维奇 谢天谢地，总算收到了，因为要不然等我离开两三天，他们可就又会给您添麻烦啦。

达尼查 您要离开?

伊夫柯维奇 不错,由于选举的事,我必须跑一趟贝尔格莱德。两三天工夫,不会更多。

叶夫列姆 (打个哆嗦)由于选举的事吗?啊,原来如此!这就是说,为了选举的事,您想走一趟贝尔格莱德。嗯!嗯!(用手在背后向达尼查示意,叫她走开,让他们俩单独留下)

伊夫柯维奇 需要这样!

叶夫列姆 嗯,那是自然!(更加起劲地向达尼查挥手示意,后者起初弄不明白他的意思)

达尼查 (终于明白过来)对不起,我得到妈妈那儿去啦,她刚才喊过我,可我耽搁了。回头见!(下)

伊夫柯维奇 回头见,小姐!

第七场

叶夫列姆,伊夫柯维奇。

叶夫列姆 (剩下两个人)啊,是这么回事……我想问你什么来着,伊夫柯维奇先生?啊哈,对啦,是这么回事……你暂时去几天贝尔格莱德,是吗?

伊夫柯维奇 是的,去会晤几个朋友,交换一下意见。

叶夫列姆 交换一下意见……关于选举的事,是吗?

伊夫柯维奇 关于选举,关于候选人的事。

叶夫列姆 怎么是关于候选人的事呢？彼特罗维奇是不是您的候选人呢？

伊夫柯维奇 上一届他是的。可如今……我们得瞧一瞧……兴许我们不提他的名……

叶夫列姆 您要推荐新人吗？

伊夫柯维奇 可您呢？

叶夫列姆 你知道……

伊夫柯维奇 再次提名伊里奇吗？

叶夫列姆 据说，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伊夫柯维奇 可我听说，这一回将不选举伊里奇。

叶夫列姆 这是怎么搞的？

伊夫柯维奇 您知道，长官同伊里奇不睦，关系不好，所以……谁晓得他在贝尔格莱德上司那儿是怎么报告的，但只是我听说，长官仿佛跟自己的一个朋友讲过：“我把伊里奇给勾去了！”

叶夫列姆 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难道他真的讲得这么斩钉截铁？

伊夫柯维奇 甚至还听说，仿佛长官从贝尔格莱德收到了一份机密指示，叫他物色一名更加温顺听话的候选人。

叶夫列姆 （现出好奇和愉快的惊讶）更加温顺听话的？

伊夫柯维奇 是的，更温顺、更听话的。

叶夫列姆 （陷入沉思，但在他的脸上浮上一丝怪样的微笑；更多地自我议论着）嗯！你得留心点！这个人可能是谁呢？（大声）伊夫柯维奇先生，你以为怎么样，我们

当中有谁可能是“更温顺、更听话的”呢？

伊夫柯维奇（笑）不知道，关于这个事，长官先生了解得更清楚吧！

叶夫列姆 不错，你说得对，他知道！这么一来，你以为，伊里奇不会当选了吗？

伊夫柯维奇 嘻，这怎么说呢，您知道，伊里奇有他自己的帮人。而如果事情发展到极端，那可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哩！

叶夫列姆 您非常希望事情发展到极端吧？

伊夫柯维奇 说句真心话，我是这样希望的！

叶夫列姆 唉，这可就不好啦，伊夫柯维奇先生。你站到反对党立场上已经够不好的了，而如今还对伊里奇的不幸抱幸灾乐祸的态度。你似乎在寻求什么。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住在一个屋檐下，可不，我们要是还属于一个党派，那么就可以亲切、友好地谈谈啦，这样一来……

伊夫柯维奇 即使不在一个党派里，我们也可以友好地谈谈嘛。

叶夫列姆 可以，我没有说不可以。譬如说，我可以对你说：“伊夫柯维奇先生，今年李子很贵……”而你可以回答我：“是哇，很贵！……”这不，我们可以就这样谈论核桃，也可以这样谈论羊皮。不过事情如果涉及政治问题，那我们可怎么友好地对话呢，如果我是政府当局，而你却是反对党的话。

伊夫柯维奇 我们也不一定要谈论政治问题……

叶夫列姆 在别的时候也许不一定，但如今碰上选举迫在眉睫的时候，怎么可以避而不谈政治问题呢？当选举近在眼前的时候，其他有什么好攀谈的呢？

伊夫柯维奇 好吧，要是我们真的谈到选举的事，普罗基奇先生，您尽可以放心，我总会把对您的尊敬铭记在心的。

叶夫列姆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会的。不过要知道，因为你属于别的党派，所以我只得在政治上仇视你，可我心里却是喜欢你的。

伊夫柯维奇 谢谢您的美意，普罗基奇先生！老实对您说吧：我在您府上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好像你们是我的父母亲大人，您和巴芙卡太太……

叶夫列姆 嘿，在这种情况下，你既然怀有这样的感情，那我可得要讨教你点什么啦。告诉我……（朝报纸上瞥了一眼）……什么叫做“个体”？！

伊夫柯维奇 这意思就是个人。譬如说，我是个体，您是个体！

叶夫列姆 我的巴芙卡也是个体吗？

伊夫柯维奇 是的！

叶夫列姆 唉，谢谢你。得，你知道，我还想向你请教请教。你说，长官得到了机密命令：物色一个更加温顺、更加听话的人？

伊夫柯维奇 是的，我是这么听来的！